

县长大院里的地域匠心

本报记者 王东蕾



县长大院 本报记者 王东蕾 摄

一座院落的身分变迁史，四合院里的地域匠心。穿行于县长大院，如同翻阅一本立体的北方民居建筑教科书，每一处设计都凝结着极致的建筑美学与古人的生存智慧。

县长大院坐北朝南，为“目”字型三进四合院，遵循礼制，轴线对称，营造出私密、尊卑有序的居住空间。院落的礼制从大门便开始彰显。面朝东方的“广亮式大门”，是传统民居中等级最高的形制，庄重肃穆。门前“空屋子”两侧，各有一块雕刻有花鸟纹样的砖雕影壁，造型精美。大门南

侧为“马夫房”，北侧三间为“管事房”，专为县长的日常生活所服务。

入门后，一座古朴庄重的砖雕照壁矗立在眼前。这座照壁雕饰精美，雕刻有花鸟、瑞兽等吉祥图案，代表了屋主人对福气、吉祥、长寿的追求。最为独特的是，照壁采用了玄武岩的基座，使用这种坚硬、深色的石材作为基座，不仅异常坚固耐久，更在当时属于造价高昂、颇为奢侈的做法，直观地彰显了院落始建者的财富实力与不凡品位，使其与普通民

居的照壁区别开来。它也是进入大门后的第一道景观，与院落的木构、瓦作一起，代表了清末民初大同地区民间工匠的高超技艺。

步入二进院，便进入到县长大院的核心理空间。正北为5间正房，正中间为堂屋，后墙悬挂镶框大镜，两侧配有条幅对联，内容为“春暖秋凉兼景好，年丰身健更时和。”横批为“当惜寸阴”，中堂下方置有红木条案，案上陈列着西洋钟表与各类瓷器，案前摆放着6把太师椅、一张八仙桌及小方茶桌，是接待宾客的正式场所。

正房内部的细节同样充满匠心。为御寒而设的“背炕”（靠后墙的火炕）、沿炕墙的兼具防污与装饰的精美“炕围子”，都是极具大同特色的居住文化。抬头可见的“仰尘”（天花板），采用古朴的“棋盘方空式”木格裱糊麻纸，既承尘土，又透出朴素的技艺之美。这些细节在修缮中被最大限度地保留和还原，让建筑的本真性得以延续。西间是县长学习办公的地方，配备着老式台灯、电话等办公用品，侧墙悬挂着卢县长的照片。

历经百年沉淀，更显古朴厚重。从昭示礼序的广亮大门与照壁，再到正房内部务实取暖的火炕与仰尘，每一处设计都是功能、礼制与地域智慧的完美统一。保护这座院落，不仅是保存一段历史风貌，更是守护一种因地制宜、和谐共生的营造智慧。下一期，我们讲述这座大院的活化新生。

世说

任翔宇

沙龙漫话

冬至这天，来自运城学院的青年画家廉晓慧应邀在京海文化艺术空间分享水彩创作之路，我市众多文化艺术界人士参与交流互动，“京海文化沙龙”第一期开启。

沙龙是个舶来语，原指法国上层人物住宅中的豪华会客厅。从17世纪起，巴黎的名人常把客厅变成社交场所，进出者多为戏剧家、小说家、诗人、音乐家、画家、评论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等，他们志趣相投，聚会一堂，一边啣着饮料，欣赏典雅的音乐，一边促膝长谈，无拘无束。后来人们便把这种形式的聚会叫作“沙龙”，并风靡欧美各国文化界。

沙龙在大同这座中国大古都里，与古琴茶道雅集、讲坛讲堂传道、诗会读书会分享会一样，是为精神追求而来、为文化艺术而聚的凤鸣盛景，可以被重新认知，也可以用它碰撞出这座城市全新的文化与艺术精华。精心设计的主题沙龙，不仅给参与者们极大的满足感，也给这座城市增添了文化的暖意。

我第一次听说沙龙的时候，是1993年。1993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前身“ATP北京沙龙公开赛”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首次引进的职业网球赛事，以“沙龙”命名体现了国际交流的背景。一头秀发的张德培和一群叫不上名字的网坛选手们不仅带来了一项运动，也让一种在竞技之外更强调交流的社交方式走进了如我一般的很多中国人生活。来自运城学院的廉晓慧是临汾人，二十五年前来大同求学，重返大同是回望也是证新。去年的12月14日，来自吕梁汾阳的贾樟柯也同样选择了大同收官自己的电影《风流一代》，二十五年前来大同拍摄纪录电影《公共场所》，重返大同是温故也是知新。大同这块土地上，不仅孕育培养了柴京云、柴京海、张亚东等等的本土艺术家，也为贾樟柯、廉晓慧们输送着养分和创作的力量，在这块土地上，这些关乎文化和艺术的人和力量集聚起来，就有了沙龙存在的理由和土壤。文化艺术沙龙的兴起，透射出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态、眼界胸怀、创新能力、艺术水准等况味，是好事，也是好事。

文化底色之上，老大同出现新风貌。“城市会客厅”，“文化沙龙”等等新形式、新模式的出现与兴起，让这座2300年建城史的古城在新时代里焕发了新的欢颜。以分众和特定人群的小切口介入，用独立或者混搭的表现形式展开深入交流，不仅是让参与者感受大同的历史沉淀与文化遗产，也必将带动更多形式更活泼、内容更缤纷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层出不穷，是好事，更是幸事。

文化之城，文旅赋能，文化赋能。坚守与蝶变，既需要演唱会、电影院、美术展、魏碑展、体育赛事，也需要古琴茶道雅集、讲坛讲堂传道、诗会读书会分享会，还需要文化沙龙以及其他有趣分享交流形式的出现，进入我们的生活，浸染我们的精神世界，丰富我们的文化涵养，提高我们的文明素质，升华我们的艺术格调。这场沙龙，让这座城市里的人真正成为城市和文化艺术的参与者与创造者，多样新潮的文化活动也给大同增添了更绚丽的艺术肌理。

为市民提供精神滋养。沙龙来了，春天也来了。



王东蕾



关注大同日报视频号
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大同日报抖音号
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大同文传公众号
看更多精彩花絮

千年回响：灵丘觉山寺

与山川同息、与日月同辉。大同市灵丘县一处名为觉山村的静谧之地，坐落着一座的古刹——觉山寺。这里没有香火鼎盛的喧嚣，只有历经沧桑的砖石与山谷间的清风，静静诉说着一段千年往事。

这座寺庙的诞生，深植于一段残酷的宫廷旧制与一位帝王的个人悲悯。北魏时期，为防止外戚干政，推行“子贵母死”制度，一旦皇子被立为太子，其生母即被赐死。这一制度，在雄才大略的孝文帝拓跋宏身上，留下了深刻的个人创伤。

公元483年，据传孝文帝为寄托哀思与孝道。在巡幸代地（今大同、灵丘一带）时，敕令于觉山兴建皇家寺院，并赐名“普照寺”，寓意佛法智慧普照众生，亦

希望能照亮亡魂的往生之路。从此，这座深山古寺便与一个王朝的礼制、一位帝王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奠定了它不同凡响的起点。

据了解，觉山寺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与周围环境共同谱写的一曲天地协奏曲，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塔井山齐”的奇观。古人测得，寺中的白塔、院内的一口古井与寺旁山峦的顶峰，三者海拔高度恰好相同，均为“十三丈”。不知是精心设计还是惊人巧合，完美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建筑美学。

今天的觉山寺，早已褪去皇家寺院的赫赫声势，有趣的是，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寺，其形象竟以数字化的方式在当

代流行文化中焕发新生。其独特的辽代砖塔造型，被匠心独运地融入国产大型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场景之中，让无数年轻玩家在虚拟世界中，偶然邂逅了这份来自山西灵丘的千年传奇。而它所在的觉山村，已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古寺、古塔、古村、古道共同构成了一幅宁静的历史画卷。

从历史走向文化地标，无论是北魏帝王留下的皇家记忆，还是“塔井山齐”的微妙巧合，数字世界里邂逅的游戏化身，这座古寺总能有新的方式，与每一个时代的人对话。而关于寺内辽塔的建筑形制、砖雕艺术及壁画遗存，《相遇大同》下期继续探访。

王东蕾

大同县区古建的活态见证

赫赫有名的云冈石窟与华严寺都是大同极为珍贵的古建筑瑰宝。当我们的目光从它们身上向外延展，投向大同市下辖的浑源、灵丘、广灵诸县时，一幅更为深邃、更具层次的历史地理画卷便徐徐展开。

浑源县有悬空寺、广灵县有水神堂、天镇县有慈云寺、阳高县有竹林寺，包括本版介绍的灵丘县，有觉山寺。一一列举下来，散布于浑源、广灵、天镇、阳高等县区的众多古建筑，绝非孤立遗珍的点状分布，而是构成了一部地理上多元并置、时间上连续层累、功能上有机互补的立体文明史。

在天镇县与阳高县，由于地处边塞的位置特征，古建筑便呈现出更多的边塞色彩。被古人誉为“关北巨刹”的慈云寺，罕见的钟鼓楼形制，慈禧西逃的传奇历史，

成为历史上中原王朝经略边塞的地理坐标。如果说慈云寺是一本读不完的、关于边塞历史的厚重史书，那么竹林寺则是一幅精美绝伦、保存完好的明代艺术长卷。明代鼎盛时期的建筑、彩塑、壁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在竹林寺都有体现，它们一者向外，关联着王朝与边疆；一者内观，聚焦于信仰与美学，共同丰富了大同北部县区的古建内涵。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浑源县与灵丘县古建筑所体现的区域宗教与文化中心功能。我们曾经讲过的浑源悬空寺，因“悬挂”于翠屏峰绝壁，既满足了宗教追求的“清静悬远”，也暗含了乱世中寻求永恒庇护的生存智慧。而本版介绍的灵丘觉山寺塔则以“塔井山齐”的独特景观，将

人工建筑、自然山体与地下水源自同一高度序列，构建了一个精妙的宇宙世界。而我们之后要探访的广灵县水神堂，实则和律吕神祠相同，其诞生与地方祈雨治水、教化乡里的现实需求密不可分，体现了农耕文明在干旱地区对“水”这一生命资源的崇拜。

大同市下辖各县区的众多古建筑，构成了一个罕见完整的历史文化景观序列。它们在地理上战略分布、文化上深度融合，我们去讲述、去探秘、去挖掘那些深刻烙印时，也看到这许许多多的地方性古建，让大同之地成为文明交流的关键场域。

王东蕾